

梨園麤論

白山悟夢子撰  
并書於問心處

余平生最惡莫甚梨園。比諸孽海萬丈深淵。從古至今爲患久矣。陷人子弟。誤人功名。邪人心術。敗人家風。引人爲非。誘人不法。悖理亂常。莫此爲甚。君如不信。試畧言之。實名教內之應除法司中之當禁惡。同聚賭賤甚樂工。若夫



霧臺小補序



余旣撰梨園麤論并戲題諸作  
因書簽曰霧臺小補尚欲付之  
剞劂刊印廣施求諸同志客有  
疑而問焉夫梨園小部由來久  
矣習此藝者亦已多矣獨爾深  
惡若此比諸萬丈深淵復憐且  
歎聞人所未聞之迂談創從來  
未有之謬論雖非好人之所惡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靈臺小補殘一卷 道光十四年刊本  
撰者 清 金連凱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詞曲-曲話-清  
索書號 雙紅堂-戲曲-299  
編號 D85804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58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戲曲-29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靈臺小補殘一卷](#) 道光十四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2

戲曲

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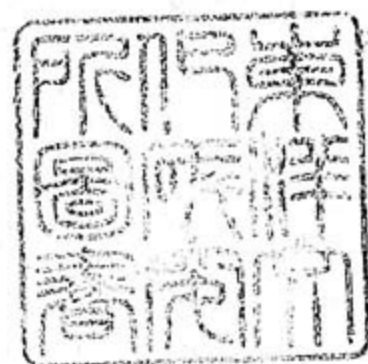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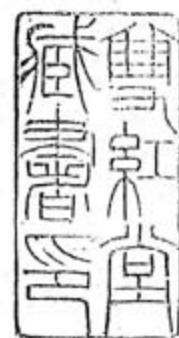
臺

小

補

双紅堂  
戲曲  
299





科 1699



器文偶有六器鳳我必慶  
 燄燦燦樂眼望編柔鼠志  
 昭黜狂隣度兔悲多謹白  
 謂公濛濛鳳窟誠望願也

洞開肺府  
 靈臺小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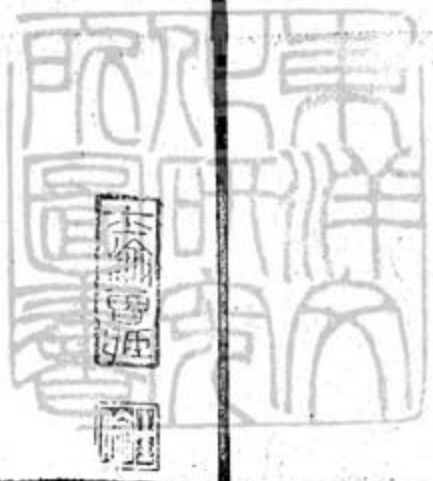


# 愁緒萬端 余心太苦

## 霧臺小補序



余既撰梨園麤論并戲題諸作。因書簽曰。霧臺小補。尚欲付之。剞劂。刊印。廣施。求諸同志。客有疑而問焉。夫梨園小部。由來久矣。習此藝者亦已多矣。獨爾深惡若此。比諸萬丈深淵。復憐且歎。聞人所未聞之迂談。創從來未有之謬論。雖非好人之所惡。



亦可謂惡人之所好矣。且爾又非業此技者。何言之太詳。何比之太苦。何譏之太刻。將若輩之險阻艱難。辛勤困苦。摹寫如畫。是以問焉。余應之曰。諾。若長言絮論。雖更數僕侍側。舌疲唇焦。亦難訴盡。雖罄南山之竹。石硯磨穿。亦難書盡。今姑畧陳其概。有煩清聽。竊念余自幼觀劇。甚



富且麗。優人內亦識二三。是以備嘗此中滋味。真可謂過來人也。况余受此中欺。被此中騙。因此招愆。因此禍及。他人拖累無辜。三十餘年。不可勝數。已往之事。追悔無及。實言者傷心。聽者酸鼻。姑置勿論。付諸浩歎耳。然余被此波累。亦可謂三折肱矣。豈不心寒意冷。懊悔前非。禍由



自取。非无妄之裁。莫怨他人。實有因之過。真所謂負薪滅火。定有延燒之患。救人從井。必遭沉溺之虞。豈止自陷。更陷他人。非但自害。亦害他人。自苦尚輕。他人尤甚。正所謂愛之反害之也。再四思維。肝腸欲斷。興言及此。涕泗交流。如是招尤取辱。灰頹志向。此心此意。亦當痛絕。此念

之癡。尚津津有味。搜索枯腸。撚髭搖膝。埋頭窗下。作論敲詩。徒自取苦。真自哂迷而不悟之極也。然余平生心性。迂濶太甚。自念三十餘年。歲月久矣。受誘招愆。數亦多矣。非但不能救人之患。難反害人之身家。致累他人。白頭慈母。有倚閭之歎。壯年孝子。受荷校之殃。

古之荷校。卽是今之披枷也。



誰之過歟。皆余一己之咎戾也。今痛定思痛。想後追前。神馳夢憶。一事無成。徒遺話柄。一腔忿恨。滿腹牢騷。若不趁此几淨窗明。青年壯歲。假管城子代訴。余心。託龍賓代明。余志。青春難再。回首斜陽。將來蓋棺之後。使天下後世當視余爲何如人也。然此尚事之小者。况余本草野布

衣。居國東土。若吾僑車載斗量。又何足算。竊聞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蓋口之勸人有盡。書之勸人無窮。此立言之所以不朽也。余撰此鄙俚謬論。粗淺拙章。正欲奢望後世之仁人君子。觀余是作。諒余苦心。畧爲採納。斯須則後世之良家子弟。陰受其福。不至沉淪惡業。傳染





汚俗爲人所賤。儻余九泉有知。亦可目瞑。魂安定。當喻感無憾矣。且余更欲請教。夫九夏炎天。赤日當空。我正水榭乘涼。松亭納爽。冰碗列於前。風扇搨於後。暢談歡笑。以隨心。沉李浮瓜。而應手。竹簟籐牀。湘簾紗牖。開襟跣足。北窗高卧。尚蹙額而言。今朝甚熱。須飲益元散。服六合定

中丸。方可看彼場上。優人紫靠塗面。很鬥迎敵。彩火燠前。鑼鼓震後。汗如雨下。喘若牛耕。目眩頭暈。嘔吐昏迷。慘同釜內游魚。勞過途中報馬。果是蒸籠螞蟻。真成熟地蚰蜒。再三冬冷候。朔風大作。我正暖閣如春。紅鑪添炭。輕裘著體。美酒盈樽。地炕多溫。瓊簾高挂。玻璃窗風不透。而

光明狼皮褥棉難勝而坐卧眞  
醉飽忘寒榮華安富尚蹙額而  
言今朝甚冷須熬伏薑片對普  
洱茶最妙看彼場上優人單衫  
高髻萬舞蹁躑背陰之處風勁  
臺高四通八達徹骨冷苦甚貧  
窮透心寒難同乞丐耳如刀割  
面似槍攢眼淚亂落鼻涕長懸  
此中最苦者用力塵戰跳躍躡  
翻熱汗淋漓層層溼透喘聲急  
驟滿口生煙鑼鼓一停遍身冰  
凍心搖骨顫舌燥腸枯是劇也  
無非供我賞心娛目樂則樂矣  
任彼拚命勞傷苦太苦耳夫側  
隱之心人皆有之彼人也吾亦  
人也吾何太逸彼何太勞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且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他人有心余忖度之





誠恐足下不耐彼勞。易地則皆然也。且余尚有請者。如足下之桂子蘭孫。承歡左右。尊意欲其讀書出仕耶。欲其串戲登場耶。客曰。欲讀書。余又曰。足下之令郎。固應讀書出仕矣。然則他人子弟若何。客曰。無不可。聽之而已矣。余不禁撫掌大笑。繼之以悲點頭長歎而言曰。足下之令



郎必欲其讀書出仕。他人之子弟。則無不可爲。卽此足下胷中之人。我親疎公私好惡。可概見矣。且此二者。尊意早有成算。安排孰尊孰卑。孰貴孰賤。孰逸孰勞。孰苦孰樂。孰是孰非。余雖不敏。樗櫟庸材。敢請足下明以教我。客笑而不言。余諄問再四。客又曰。優伶之苦辛。被爾形容已

盡姑置勿論。吾想若輩串就諸技。跳躍相持。演熟俗套。亦可謂習慣成自然耳。未必如是覺勞。且圖觀者厚賜。或自不知其苦。亦未可定也。余曰。不然。夫人情大都好逸惡勞。卽百工之藝。挑擔推車。磨肩壓背。諸苦生涯。皆是無可如何。萬不得已爲糊口計。諺云。誰有髮而好當禿耶。誠

所謂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閒。唐伯虎醒世辭云。清閒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卽此可見古今同轍。非余饒舌。足下此論真謬論也。尚謂余謬論耶。况劇之字義艱也。戲之字義謔也。顧名思義。真可謂觀艱看謔矣。無怪乎業此技者。若是之艱難也。再呼若輩爲優人。夫優





者。卽優劣之優。字義饒也。饒者。字義益也。益者。字義進也。所謂有益無損。均屬好字面也。何爲優人如是之賤。然此中字義。非余杜撰。以余愚意。另有一番解也。此須按測字之法。則了然矣。試看優之一字。係人字偏旁。加一憂愁之憂。豈非人憂是業之賤乎。人憂是業之困苦乎。不然

何以獨喚之曰優人。誠恐意在斯乎。若以優劣之優取意。則不通矣。夫梨園子弟曰優人。衆皆視爲卑賤。若按本字之意。優者。饒也。益也。好也。豈非好人。夫好人能如是乎。能視爲卑賤乎。此余據理而論。幸高明勿罪也。且余論雖鄙俚淺陋。真敢自許。言詞簡易。後世諸公。觀余是編。若



毫無心動生憐者。真可謂天下第一忍人也。又可謂天下第一很人也。更可謂天下第一不近情理之人也。足下尚謂余謬論耶。且余深悲此技。如是之苦。如是之勞。如是之卑賤。今人皆言玩一班戲。或言打一班戲。從未聞學一班戲。卽以戲文而論。曰填詞。夫填者。字義塞也。可見其



文無情無理。盡皆塞耳。再如吟詩作賦。從未聞填詩填賦之稱。至串之字義。穿也。亦習也。然學習非學串。讀書習字。亦未聞有言讀書串字者。足下旣言若輩習慣自然。不覺其勞。余竊料九夏三冬。豈敢唐笑。將來如遇不寒不暖之候。春融秋爽之時。敢請足下。自畧試之。大約半出鬧



莊深恐貴體。不耐彼勞。不知作何愁苦萬狀也。足下何易言哉。客又曰。任爾好辯。吾不服也。且爾戲題諸作中。所言唐明皇作俑。等等不莊之句。爾何人也。無乃亦覺侮慢古之帝王耶。余未待言終。不覺捧腹狂笑不止。復正色而對客曰。足下謂余好辯。若聞如是之談。實不得不辯。余



豈好辯哉。真萬不得已也。且足下責余侮慢古之帝王。則吾豈敢。今之論欲罷不能。不得不與足下較也。伏望海涵。宥余重咎。方敢直陳。客曰。一任詼諧。吾不罪也。余是以整肅衣冠。離席長揖於客座右。自復就坐而言也。以余觀足下。真可謂梨園染患戲癖最久之老伶工也。余如此

慙懃苦勸。尚如是執迷不悟。且足下何尊敬明皇之若是。夫唐明皇雖一代人君。實亡國之君也。姑以眼前易曉之事言之。足下獨不聞白樂天之長恨歌曰。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以及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並夜

雨聞鈴腸斷聲。後之梨園弟子白髮新。等等諸句。又賦梨園弟子七言截句云。白頭垂淚話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又杜子美收京之作云。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并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末句之叨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等等諸句。足可爲





後世爲君之殷鑒。當是時若非郭汾陽之偉烈豐功。動勦捍禦。唐之宗社。盡屬他人矣。且國君死社稷。彼安祿山之亂。唐明皇車駕變遷。尚美其名曰幸蜀。甚至不能自保妻孥。自身僅免。歌中所謂君王掩面救不得等句。真成對泣風天。類楚囚也。堪歎明皇爲君。隆儀掃地盡矣。况乃

祖父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開創何難。至伊子孫。選舞徵歌。朝歡暮樂。委棄甚易。彼梨園小部一曲霓裳。致釀馬嵬兵變。紅粉捐軀。千秋忍辱。萬世包羞。無限生靈。盡遭塗炭。余深慮唐明皇歿後。不知何顏入伊宗廟耶。再洪昉思之長生殿填詞。內之埋玉曲中。所謂堂堂天子貴不及。莫



愁家。并一切窘迫悲哀。分離情狀。形容如畫。以及楊玉環自縊於梨花樹下等劇。夫唐明皇以梨園弟子爲美談。楊貴妃卽自縊於梨花樹下。翹首

蒼天。天道好還。甚可畏也。且余更欲請教。夫長生殿之戲文。通接長恨歌而作。此中惟後之冥追。情悔。哭像。神訴。看襪。尸解。私祭。仙憶。

改葬。愆合。雨夢。覓魂。補恨。寄情。得信。重圓等劇。畧近敷衍離奇。不然難以收場也。况愆合重圓。此二齣曲白中。扮牛郎織女者。尚稱唐皇李隆基之名。并李三郎等語。雖係僞扮仙真。究出優人之口。此豈非梨園自寫小照。自己形容。自相侮慢耶。彼局內人尚欲搬演傳奇。作盡百般情。





狀且直呼其名。豈不更自侮慢所奉前代老師耶。况余局外之人乎。余謂唐明皇非幸蜀逃蜀也。至劍閣聞鈴。尚作雨淋鈴之曲。異哉。唐皇真荒唐也。當時正值流離顛沛。卧薪嘗膽之際。尚有何心情。苦苦不忘音律。無怪乎身後爲梨園所奉也。再唐皇幸蜀聞鈴聲。左右云。似言三郎

琅璫。故名琅璫驛。此一統志之所載也。夫白樂天之長恨歌。首句以漢易唐。甚明君臣大義。亦伊萬不得已之苦衷耳。誠所謂諷刺之中。不忘敬愛。諱而歌之。再歌中所有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等等諸句。均指唐皇而作也。彼唐明皇

因梨園而傾國。至今梨園仍奉祀爲師。是始終不知其非。總未能覺悟也。足下尚代唐皇報不平耶。語云。王孫賈問於孔子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我

至聖先師尚以爲非。日。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按祭法。夫竈爲司命正神。居七祀之一。

聖人尚言其媚。不可祈禱。何況彼梨園所奉之三郎金花侂神。清音鼓板公婆等等諸號。實不經不典。不莊不重之名。足下尚責余作不莊之句。侮慢唐皇耶。彼梨園旣奉此等不莊之神。亦莫怪余作此不莊之句。且非禮之祀不祥。無福有禍。今之梨園。以敬正神之香燭紙鏹牲牢等等有用





之物。祀諸戲場所奉等等不莊  
爲患之神。真可令人忿懣太息  
也。余言若此。足下以爲何如。客  
又曰。梨園所奉諸神。亦被爾強  
辭辯去矣。爾所撰之梨園麤論  
諸篇。只知憐彼優伶之苦辛。不  
明吾儕玩賞之快樂。實爾姑息  
太甚。見識淺薄。果婦人女子心  
腸。無暇同爾辯也。然爾此論中。

言彼登場挑戰等等雜技。以吾  
觀之。無非孩提遊戲耳。何至於  
引人爲非。誘人不法。甚至慮及  
伏蠱動之機。又言是劇。搬演僞  
寇。致招教匪。窺竊流涎。盜賊爭  
誇得志。并言起禍之端倪。招邪  
之領袖。實乃小題大作。張廣其  
詞。何太迂哉。爾言過當。吾不取  
也。可能再辯乎。余曰。惡是何言

也。足下誠膏粱子弟。肥馬輕裘。不知小人之勞。毫無憐下之意。余亦無暇細校也。然此尚不足絮論。余方以足下斗山重望。明見萬里。孰料亦是華而不實。徒有其名。與在下酒囊飯袋之人。所差無幾耳。尚笑余見識淺薄耶。若論

國初平定疆陲等等事蹟。布在方畧。歷歷可考。以及乾隆六十年之川陝楚三省教匪滋事。始末情由。不但言之太長。余竊恐足下未必能理會也。今卽以嘉慶癸酉季秋月望。

禁城入寇一事。略爲足下陳之。此余所目覩也。當是時首逆林清。謀爲不軌。以市井無賴匪徒。輒敢妄窺。



神器久蓄。狼貪怪異之心。非一朝一夕矣。是以於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奪門犯

闕窮兇極惡誠

天人共憤也。迴憶當年。從東華門竄入之賊匪。尚問伊同夥之賊。言金鑾殿在於何處。并一切持刀亂闖。肩插白布小旗。口中賊號。再該逆攻中正殿門。時膽敢刀砍

門門。喝令喇嘛快快投降。免爾一死。等等悖逆胡言。可見盡是串戲來由。且風聞正陽門外大柵欄內。於是日晌午時。正開場演戲。突來一人。不知說了一箇甚麼暗號。抽身急走。卽收場不演矣。旋忽散去。兩班優伶。其人甚衆。恨忘其班名。諸如此等情形。大有可疑。又聞兵圍滑縣時。

逆匪牛亮臣。穿大紅八卦道袍。坐八人亮轎。巡城喊罵。賊衆稱爲軍師。並僞稱天皇地皇人皇。膽敢妄以三皇治世取意。此卽梨園搬演黃巾作亂諸劇內之張角等等。所稱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者。該叛逆皆有。所本也。皆有所仿也。再如逆匪李文成等。均留髮包網。蟒袍玉帶。所用之服色。均戲班內之彩衣。甚至

廷訊逆匪馮克善。屈四時。該犯尚口吐人言。說俺招安他們去。受刑時復呼我主。盡是一派演劇口氣。卽今之湖南。猺匪滋事。輒敢戕害官兵。大員陣歿。縣令礮亡。該逆猺趙金隴。身穿繡金龍黃馬褂。僞立年號。卽該逆猺之名。金





龍元年。猺匪內有名青旗大將。藍旗大將者。亦均穿黃馬褂。更有去冬拿獲教匪王老頭子。尹老須。并鑲藍旗滿洲披甲人。尼莽阿。卽唐八。伊名獅子卧佛。又聞伊等所建之廟。名飛龍寺。顧名思義。其居心大不可問。卽此扁額。罪在不赦矣。并有一覺羅常蘊。同王法中。均稱之曰。哼哈。



二將軍。等等名色。此卽白陽教之餘氛耳。再當癸酉季秋。拿獲逆犯王幅祿時。首逆林清已僞封伊爲飛筆丞相。并有血花袍。余曾親見。搜出此物。是件舊白布汗衫。上有血跡。皆言夜來向燈一照。卽點畫分明。字跡可辨。係封號。該逆犯之官銜。如此怪誕不經。等等奇談。足下獨不聞。

乎。由是觀之。該逆匪。猺匪。均苦  
苦欲踵梁山泊之流弊耳。誰生  
厲階。豈非戲場惡境耶。卽如盜  
甲時遷者。顯然一穿窬狡賊也。  
醉酒劉唐者。居然一劫掠大盜  
也。真所謂搬演開生面。觀聽起  
貪心也。其關係如此重大。足下  
尚視若泛常。漫不縈懷。并哂余  
小題大作。見識淺薄。迂論飾詞。

耶。夫梨園小部。爲害甚大。深而  
且久。悲苦世人。迷而不悟。酷玩  
其華者多。猛省其非。明此中招  
邪宣淫。痛除巨惡者少。實所謂  
漏脯充饑。鳩酒止渴。非不爽口。  
禍已隨之。只圖轉瞬之歡娛。遂  
忘終身之憂患。牢不可破。大有  
可懸。豈淺論哉。非余斗膽譏誚  
折証。以余論足下。真可謂之坐





井觀天也。且今夏亢旱非常。

聖主恐懼脩省。無時稍解。

親製祝文。

步禱摠誠。

詔下廣開言路。聞有鑲藍旗宗室文舉人者。條陳六端。感雨十事。消邪。此中有嚴禁鼓詞一事。內載此書多演怪力亂神。供人捧腹。似乎無害。然辭氣抑揚之間。但

圖熱鬧。總以拜師學法。驅役鬼神。嘯聚山林。劫奪法場等爲賢小民何知正史。信以爲真。此邪教必滋事之所由來。爲害甚巨。可不禁乎等語。所陳不爲不通。然此尚害之小者。更有甚焉。不可不論。夫古詞野史。實滿紙荒唐。敷衍離奇。虛幻不經。究諸實害。尚係紙上空談。似無痕蹟。至





彼梨園演劇。實窮思極想。代俊臣賊子傳真。替鬼怪妖魔作祟。詭異百出。邪淫奸盜。形容摹畫。千態萬狀。樂記所謂。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音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今之演劇。卽同此意。必欲造其極而

後已。較比古詞。煽惑庸愚。明彰聲色。耳目易曉。致開邪教。釀禍之端。豈不更滋流弊。為害甚巨。中之尤巨也。且喜聽古詞者。亦無非老嫗稚子。几畔窗前。數人而已。萬不及酷好觀劇者。百千餘眾。奔走若狂。此中賢愚莫辨。貴賤難分。蟻聚蜂屯。排肩疊足。招聚閒人。莫此為甚。夫古詞者。



世俗之小疵也。梨園者。世俗之痼疾也。奈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有是理乎。由是觀之。無怪余反復詳言。懇懃剴喻者。實觀彼演劇招邪。尤當嚴禁也。况乎

國家制度。凡五城內例禁開設戲園。從未聞嚴禁說書廠也。興言及此。余又憶及一事。似亦當禁。夫五城內。如地安門外。六街三

市。耍弄拳腳。其名把勢。聚閒人圖微利。此亦諸年幼之患也。夫輦轂之下。萬方都會。理宜整肅威儀。無論旗民。各務本業。素位而行。豈容不肖匪徒。恃勇鬥狠。相習成風。余獨憂也。且夫力者。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專用血氣。而不顧義理者也。亦我

至聖先師不語之一端也。遠慮深謀

能無禁乎。語云。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竊念余一介庸夫。今向足下。憑此三寸不爛之舌。信口瀾翻。重重複複。可謂失言太甚矣。况質本凡材。愚魯寡聞。未嘗學問。是作也。毫無文義。皆市井俗談。余本意。定欲喚醒百千萬世之愚夫。

愚婦。雖漁樵耕牧。不假思索。皆得易曉。此中利害。方大快余心。至願。况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屠刀放下。立地超凡。余是書名。霧臺小補。夫心爲方寸。霧臺。必當時時涵養栽培。余奢望後世諸公。觀余是作。彼此留意。務須自愛。慎勿荒淫無度。喪德敗行。爲人所憎。有累椿萱。大不孝也。更



有

朝列諸貴中。因演戲而受責汚名。黜爵夭壽。則吾不敢言其人。更不忍言其人也。余是論儻能十人中可望一人省悟。百人中可望十人省悟。千人中可望百人省悟。萬人中可望千人省悟。以是推之。由少而多。由近及遠。擴而充實宇宙。亦可謂小補矣。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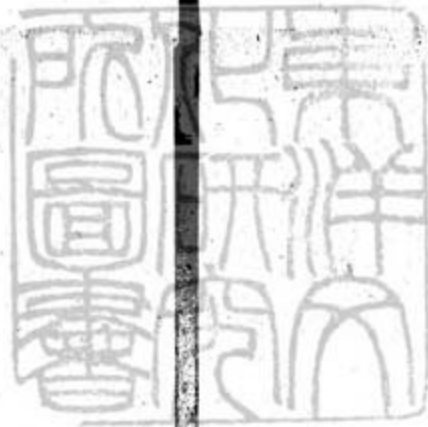
於梨園子弟中。若有明心見性。聰慧敏捷者。觀余是作。自當心悅佩服。知感知愧。再三嗟嘆。迅速回頭。休得錯尋頭路。沉溺孽海。誤盡平生。上敗爾祖父之聲名。下遺爾子孫之患難。火坑中豈可片刻停留。若不急急抽身。轉瞬鐘鳴漏盡。誰能救汝。追悔何及。余更奢望後世諸少年觀





余是作。互相勸戒。慎勿甘居卑陋。爲人所賤。自暴自棄。以玩票爲美談。甚可惜也。儻能十可化一。百可化十。千可化百。萬可化千。以是推而廣大。百千萬億。皆爲良家清白子弟。以忠孝傳家。惟詩書永寶。亦可謂小補矣。余更有奢望中之奢望。儻後世更有

大智慧。善知識。痛掃梨園惡業。淨洗戲館汚俗。其功德高比須彌。深如大海。百福駢臻。千祥雲集。其人定永壽無量。等恒河沙數矣。余生前不能遂願。身後定要如心。亦不枉受謗言數載。被欺騙多年。孝義兩虧。精神俱瘁。真堪流涕。實可傷心。且夫人生在世。卽如大夢一場。余以夢中身





而說夢癡。歎性裏談癡。余撰是序。已逾萬言。閱五晝夜。皆親弄筆。刪重複而補闕遺。檢魯魚而校亥豕。從未假手於人。尚恐搜羅多漏。自笑余挑燈夜半。廢寢忘餐。雖不敢望有補於

國計。亦可謂無害於民生。惟願後世

仁人上士。博學高明。諒余苦心。全

余未了之願。觀余是編內。儻有不實不盡。或舛錯謬誤之處。希惟

大方。隨時改正。續入雄談高論。余得効拋輒引玉之幸。如蓬蒿而附芝蘭。榮耀多矣。有朝一日。是書如是叨光。今之小補。卽他日大補也。足下許之乎。客笑曰。爾所撰梨園麤論。并戲題諸作。

以吾觀之。語無倫次。東拉西扯。勞刀殞碎。不勝其煩。空費筆墨。惘用心思。徒自取苦。尚癡望普。勸世人。吾料未必。何太迂哉。余應之曰。誠如足下高論甚明。使在下茅塞頓開。翻然大悟。何快如之。果當頭一棒。喝醒無知。余亦竊料未必定能感化世人也。言雖如此。余嘗竊聞自古以來。

三墳五典。聖經賢傳。以及感應諸篇。勸孝。禁賭。戒淫。戒殺。勸惜字紙。勸放生。鬻。等等教善除惡諸書。不可枚舉。無非垂訓後世。使人人咸知善者可法。惡者當戒。善有善因。惡有惡報。禪得家喻戶曉。信受奉行。尊君親上。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實先儒一片苦心。滿腔熱血。懇懇懇切。至再。





至三。文中子所謂勸戒之詞。古今名論。亶亶書記中。無處不有。其懇懃懇切。至再至三。總是要人聽信而已。我輩讀聖賢書。看昔人如此教人念頭。語語婆心。當為之太息流涕。夫千百年以下之人。與千百年以上之人。何所關係。而苦苦訓誡若此。蓋見那些不肖人。眼中看不過。心裏

忍不過。前車既覆。後車又隨。實可憐憫。急欲將一句說話。喚醒千百年人。如此血誠語。豈可草草看過。讀古人書。須念作者苦心。毋負前人接引後學之意。誠哉斯言。果字字珠璣。言言金玉。真所謂書之勸人無盡也。甚至佛經道錄。亦同此意。儒教所謂正心養性。釋教所謂定心見性。



道教所謂修心煉性。實三教

聖人導之以正。同軌相符。大同小異

也。誠一片婆心。羣生普濟。奈慈

航雖大。渡不盡世上愚人。又云。

衆生好度人。難度此。正閻浮世

界。千古久病難醫之根源也。辟

如殺人者死。自漢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卽有此語。至今孰不聞

乎。然今之謀害人命者少耶。勸

孝。禁賭。戒淫。戒殺。勸惜字紙。勸

放生。鬻。等等善論。孰不聞乎。然

今之忤逆。嫖賭。悖理亂常。貪饕

口腹。斷簡殘編。任意作踐。網罟

射宿。禽荒無度者少耶。俗所謂

這裏獲盜追賊。梟示正法。那裏

尚打家劫舍。害命圖財。實冥頑

不鬻。毫無忌憚。堪恨堪悲。良可

浩嘆也。敬惟



古聖

先賢并

天尊

佛老至言要論。垂訓世人。真牙籤  
萬卷珍藏。四庫充棟。盈車布滿  
寰宇。流傳中外。道德五千。大乘  
三藏。玉簡金繩。鐫石刻木。尚未  
能普勸蒼生。爲千古

至聖未滿志願。何況余半篇麤論。數

首拙詩。無非游戲詼諧。鄙俚不  
通。直同夢囈。真所謂猶以一杯  
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夫皓月當  
空。豈螢火之光。可能爭輝分寸。  
此卽余之拙作。曷敢與古時詩  
文較量短長耶。不要說古時文  
人學士。卽今之鬻門秀士。余亦  
不敢班門弄斧。貽笑大方。徒自  
取辱耳。此何待足下駁余。余早



自駁也。然余尚有一言。竊聞傳習邪教者。立有紅陽。白陽。天理。大乘。榮華。圓頓。等等諸名。究其源。實古所謂黃巾赤眉之餘氛耳。實同一邪教。恐干犯王章。此名敗露。犯事拘拿。其漏網者。仍是此類。復改一名。故態依然。萌心不泯。故分門別類。更改名頭。混人耳目。妄希作福消裁。書符治病。聚錢惑衆。實流毒無窮。亂世汙民。莫此爲甚。引誘愚夫愚婦。墮其術中。至死不悟。深堪痛恨。其所欲分門別類。更改名頭者。余切思之。真如狡兔營三窟也。鬼計百出。實陽世之魑魅魍魎。非人類矣。且更有怪誕悖謬之冊籍。均係前明刊板。亦妄以經名之。其文如趙州狗子太很





心。咬了金剛腳後根。等等冒瀆神聖。怪異之句。更有今已絞決會匪。王老頭子卽王法中。來京傳習邪教。并唐八卽尼莽阿聚衆結會。經科道訪聞。嚴密封

奏。由步軍統領衙門。先後獲犯多名。

奏交刑部。究出王老頭子卽王法中。習教來京傳徒。欲圖結交太監胡常慶等。藉端歛錢。及同教之直隸南和等縣民人閻老得等。與唐八往來。互送詩扇書信。並閻老得曾向王法中告知。飛龍寺會匪。甚不安分等情。隨在唐八幼女身穿襖內。搜獲書信。一百飛咨直隸總督。查拿閻老得等。並查起詩扇經卷等物去後。旋據該督將閻老得等拿獲。



同起出詩扇經卷等物。先後解案。復隔別嚴鞫。該犯供詞內所稱。緣王老頭子卽王法中。籍隸直隸任縣。與已故之同縣人趙理。並趙順青。及隆平縣人李老欣。均相認識。嘉慶十年間。有已故之河南涉縣人申老敘。常至任縣等處。販賣花椒。曾向王法中等談及紅陽係釋迦佛掌教。白陽係彌勒佛掌教。紅陽刻畫。白陽當興。現在月光圓至十八日。若圓至二十三日。便是大劫。伊素習白陽教。卽圓頓教。可以避劫護福。勸令入會拜師。傳授南無天圓太寶阿彌陀佛。及南無無量聖佛教。苦觀音十字佛號。并榮華經一部。未來星斗圖三張。內開南斗十二星。北斗十





三星。東斗十五星。西斗十九星。中斗三十星。十八閻君星。五十四祖星等語。又有未來易經一部。內敘五祖相傳。中央戊巳土。係王姓。東方甲乙木。係張金斗。南方丙丁火。係李彥文。北方壬癸水。係劉姓。西方庚辛金。即係申老敘。又將河圖洛書。俱加圈點。八卦增添二爻。改為十二卦。

內加興吉平安四卦。六十四卦改為一百四十四卦。內加用則高王江河等八十卦。又十二時增添紐宙唇末推酬六時。為十八時。九宮增添紅皂青並多一白字。其餘多係敘述王姓等四人。悟道亡身。語多鄙俚。又給李老欣家補卷一部。內載牛八以滅。木子興兵。大鬧幽州等語。餘

俱敘入刀兵水旱瘟疫劫數語。尤不經。申老敘令趙理趙順青等收藏誦習。並言將來自有用處。因王法中素不識字。僅止口授經卷語句。十九年冬間。申老敘在家病故。王法中等卽推趙理爲當家。轉傳次女吳趙氏入教。因吳趙氏素不識字。自將申老敘所畫未來星斗名目。用紅



紬書寫。名爲降龍寶。假託吳趙氏明心見性。忽能寫字。故示神奇。又趙順青自分得未來易經後。參以己意。將一百四十四卦。仍以姤復分列兩旁。刻成內方外圓卦圖。名爲天盤。印出後。僅止給與王法中閱看。經王法中索得一紙。交伊堂嬸王唐氏收藏。其趙理分得榮華經未來星



斗圖。輾轉分交李老欣。李相富收存。後於道光三年間。王法中與李老欣談及趙理父女相繼病故。教中甚爲冷落。憶及吳趙氏臨死。曾囑伊往北傳徒。隨創爲旗門卽佛門之說。起意進京。復興此教。並因習教年久。蠱惑已深。妄以申老敘等所遺經卷紅紬。道理深奧。欲將各物進

貢邀

賞。囑李老欣。斂錢接濟。九月間。王法中走至良鄉縣地方。因聞

聖駕經過。欲在道旁跪接。當被縣役盤獲。解縣遞籍。十一月間。李老欣措辦盤費。送王法中來京。在廣安門外張大戶店內居住。王法中在京撿糞。李老欣當卽回家。向同教人斂得銀錢。陸續帶





交王法中收用。五年二月間。王法中因張大戶欠錢未還。控經宛平縣斷追錢文完案。後搬至俞姓客店。並李六家居住。王法中稔知李六與肅親王府太監胡常慶係屬姻親。欲令李六帶往。面商進

貢之事。李六見其積有銀錢。起意誑借。隨即應允。陸續向王法中



借用京錢一百六十餘吊。王法中因李六延不帶見。屢向催迫。經李六三次將王法中帶至肅親王府前。囑其在茶館等候。獨自往他處暫歇。捏稱胡常慶外出。向其支飾。王法中又因其徒鍍匠楊大會言。常至海甸

御馬圈。脩理鋤刀。認識王姓官員。復囑楊大會見。楊大會亦乘便向



伊誑借京錢十四吊零。將王法中帶至海甸。附近歇息。捏稱王姓官員因有事無暇接見。回覆而散。王法中並聞其徒王三。曾拜順承郡王府。逃出太監。現充卧雲山廟道士之傅。空靜。即傅三娃為師。欲囑王三帶見。因山路遙遠。亦即中止。十一年五月間。王法中託其徒劉大引進。搬



至賃住覺羅常彙坎房之郭五。所開木匠舖內寄住。即傳郭五為徒。並勸常彙及院居住之唐人。即尼莽阿入教。唐人因陸續借用王法中京錢九吊零。亦即允從。常彙不甚相信。並未入教。王法中不時回籍。以在京傳道。官員內監。甚見信重。即可進

貢邀

恩之言。向同教人誇耀。教中人多有  
資助。計銀一二兩至十餘兩。錢  
數百文至十餘吊不等。又於七  
月間。其徒閻老得張其德宋維  
等。先後來京。與唐八並常鼐等  
晤面。閻老得因唐八左手曾被  
燙壞拳曲。狀如獅爪。卽以頗似  
唐山縣廟內獅子卧佛之言向  
其比擬。並稱旗門卽是佛門。唐



八同常鼐均係旗人。又在城門  
附近居住。如佛寺把門之哼哈  
二將一般。王法中復買扇二柄。  
囑唐八書寫詩句。以便帶給教  
中人觀看。歛錢幫助。唐八貪利  
應允。卽央常鼐編作詩句。常鼐  
編就不辭千里訪賓朋。遇見知  
已細談心。二語令唐八續成。唐  
八將首句用清文單字在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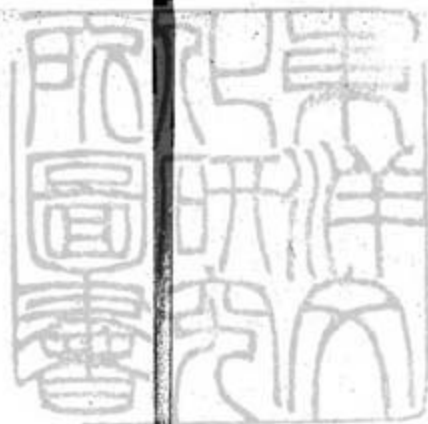
書寫。復信筆編寫十餘字。俱無文理。王法中將扇分給張其德。宋維帶回。向同教人告稱。係京中大人書寫。以實前言。九月間。閻老得向素識交好。另入井陘縣人杜玉教內之韻老毛談及。韻老毛亦欲與唐八交往。隨同閻老得赴京。路經霧壽縣。閻老得編成信稿內稱。俺今得了旗



門入。會會哼哈二將軍。俺今入門來進貢。單等兩箇端供人。等語。央韻老毛素識之已革該縣工房書吏李正身書寫封固。面貼紅簽。填寫旗大人玉展五字。到京後遞給唐八收存。切思該犯王法中。始則傳習邪教。繼復來京溷跡。以借貸市惠。藉圖結交官員太監。其心叵測。並將伊

師申老敘遺留經卷呈進邀

恩並藉此惑衆歛錢。至經卷內所載王姓等。據申老敘言及。早經獲罪身死。經內俱已載明。又據閻老得等供稱。因王法中告稱旗門卽是佛門。伊等曾見佛寺門前均有哼哈二將塑像。是以將唐八等比作哼哈二將。並稱爲旗大人。又因聞知胡常慶傳空



靜均係太監。是以名爲端供人。因未經見面。所以信內有單等兩箇端供人之語。此案王老頭子卽王法中。先經聽從已故之申老敘學習白陽教。復創爲旗門卽佛門之說。傳徒多人。並歛錢來京煽惑。實屬習教爲首。王老頭子卽王法中。合依傳習白陽教。拜師傅徒惑衆者。爲首例



應綬立決。已革馬甲。唐八卽尼  
莽阿。身係旗人。輒因圖借銀錢。  
聽從王法中入教。並寫給閻老  
得等詩扇。迨閻老得等以獅子  
卧佛。哼哈二將軍旗大人等詞。  
妄加比擬。既不卽行呈首。復將  
書信交伊女收藏衣內。實屬喪  
心昧良。任意妄爲。唐八卽尼莽  
阿。例應銷除旗檔。發新疆給官

兵爲奴。再加枷號三箇月。常鼐  
身係覺羅。不自檢束。輒容留王  
法中在其坎房居住。並於唐八  
寫給張其德等詩扇時。擊作詩  
句。迨閻老得以哼哈二將妄加  
比擬。又不卽行呈首。應請

旨將常鼐發往吉林。交該將軍嚴加  
管束。至肅親王府太監胡常慶。  
並順承郡王府太監傅三娃。卽

傳空靜均訛明並未與王法中  
交往。應免置議。其餘各男犯女  
犯尚有百餘名之多。俱依律重  
輕。分別擬結。此王法中等習教  
來京傳徒。遺留經卷。欲圖結交  
太監胡常慶等。藉端斂錢之原  
委也。余何以獨知。此案各犯供  
單甚詳。因刑部廣西司審理此  
案。該司經承內。有余認識相好

之人。是以深悉甚詳且細。故知  
之也。除此尚有分在別司審理  
教匪之案。先後另行完結者甚  
多。如該犯尹老敘卽尹資源。接  
管劉四離卦教。自稱南陽佛。創  
立朝考等場。黑風等劫。名目神  
竒。其說煽惑至數千人之多。勾  
結至三省之遠。狂悖已極。現在  
該犯審明。已凌遲處死。伊子尹



明仁聽從伊父習教多年實屬世濟其惡亦已處斬又另案擬結之蕭老尤卽吉三白先經聽從已正法之孫惟儉傳習大乘教於具結免罪後復起意興教商令在逃之李如陵偽造勅寶張貼揭帖種種逆詞任意編寫且牽列良民註明謀逆平空陷害狂悖已極蕭老尤卽吉三白



亦已凌遲處死並前案伏法之尹老敘卽尹資源各犯均奉旨將該犯伏法後仍傳首犯事地方以昭炯戒至該教匪各犯供單非但不得深知其詳且供詞所載甚繁無暇細論今姑聊舉其概大畧言之并切思該犯尹老敘卽尹資源蕭老尤卽吉三白王老頭子卽王法中唐八卽尼

莽阿等等各犯。實與癸酉年叛逆教匪首犯林清、李文成、牛亮臣、徐安、馮克善、屈四、曹綸、并逆賊劉得財、劉金、張太、高廣幅、王幅祿、閻進喜、楊進忠等。同一邪教。該犯尹老敘、吉三白、王法中、尼莽阿等。只於尚未謀逆耳。然此幸犯案甚速。已煽惑千餘人之衆。若年復一年。日久回循。

該犯流毒年久。其人愈衆。省分愈多。必至釀成不測之患。恐萬餘人不止。所謂星星之火。能燎於原。涓涓不杜。終成江河。實係養癰貽患。其害曷勝言哉。今得迅速發覺。實上賴

聖天子之洪福。下可保全億兆蒼生。爲良家子女。咸知警戒。庶不致傳染蠱惑。墮其邪術矣。誠如





聖訓煌煌。朕勤恤民隱。惟日致之。常思懲兇頑于已著。儆邪慝于未萌。法紀肅而吏不爲奸。淵藪靖而罔干予正。大哉。

王言。雖三代以來。二典三謨。亦不過如是也。實令吾儕小民。感激涕零。望

闕泥首。莫知所措。伏思吾

皇。聖德如

天。自

御極以來。愛憐蒸黎。如保赤子。

籌賜雨。

課農桑。

省刑罰。

薄稅歛。

占雲子夜。

禱雨。

天壇稍有偏莪。

恩賑蠲租。無微不至。實令遐邇小民。何以仰奮。

高厚鴻慈於萬一。惟有守分安常。四民各務本業。共樂

昇平盛世。凡人之初生。其性本善。無如年齒漸長。知識漸開。薰陶日久。邪正分途。近硃者赤。近墨者黑。言及於此。余又憶及梨園優伶矣。卽以其人而論。從未聞

自胎裏初生。卽能串戲者。推而言之。讀書識字。亦未聞自胎裏初生。卽能讀書識字者。此卽邪正分途。總在年齒漸長。知識漸開。任伊父兄之指引耳。雖言生而知之。亦無非天資純粹。穎悟超羣。不待琢磨。易學易成耳。何況該教匪萌心不善。聚衆斂錢。流毒無窮。煽誘無知。實惑世污





民之陷阱也。其所以深信不疑如奉

神明者。實不可解。若論該犯傳習之邪經。實無情無理。毫無文義。毫無禍福。毫無利害。念之不懂。聽者難明。如趙州狗子諸句。紐宙唇末等時。大都若此。乃該教匪傳授之經也。且該教匪竊取天理二字。爲邪教名目。凡人孰無天理。今被該犯如此敗污。又竊取大乘字面。爲邪教名目。妄充釋教。以僞亂真。實名教中必誅。

佛教內不赦。果楊朱墨翟之流。無父無君之輩。實禽獸不如也。彼阿鼻地獄。正謂該教匪而設也。再該教匪。更有好人之所惡者。視凌遲斬絞極刑。爲超昇證果。



惟願速速就戮。卽可作大官矣。此非訛傳。亦癸酉季秋。

禁城入寇之後。所有拿獲諸逆匪。綁赴市曹。明正典刑甚多。曾聞後綁之賊匪。見先刑者卽痛哭不已。其行刑之人。問以畏死耶。該逆尚言非也。我看他先就戮。先作高官。我後就戮。不及他矣。被他捷足爭先。奪標得彩。我恨落後。遲作高官。是以哭也。如此冥頑悖謬。荒怪已極。真猪狗不如之畜類。喪心病狂。狀類瘋魔。以典刑爲授職。如是之邪。至於此極。以上諸語。竊聞朝列諸貴言之。非市井訛傳也。足下如未深信。余願同往一問。便了然矣。且

呂祖之全書正宗詩集內所載戒



殺歌曰。我書戒殺歌。奉勸世人  
讀。物類形體殊。豈甘遭慘毒。利  
刃刺肝心。尖刀割腸腹。皮掀肉  
顛搖。喉斷身顛撲。血濺滿。枯几  
悲號動。墻屋。鰻刺尚盤旋。魚烹  
猶跳躍。大痛何可伸。極苦難逃  
脫。諸獸牛不羣。其形按列宿。非  
彼代人耕。農事倩誰役。於世大  
有功。何忍啖其肉。馬匹載乘勞。

戰征亦爲國。報曉賴德禽。看家  
惟義畜。更有幾微靈。亦且倫常  
屬。烏能返哺親。羊且乳跪足。雁  
有信義賓。鱧知夜朝北。大命須  
當憐。小命亦無忽。觀彼盤盂間。  
億萬生靈逐。活溺鹽醬中。生投  
湯沸鑊。一餐尚不飽。入腹味難  
復。何苦強搜求。省口多積福。曾  
見匿刀牛。跪向屠人哭。又言狗



能言乞憐免割剝。憐兒寸斷腸。  
莫射山中鹿。爲母肯投崖。身碎  
田間犢。鱗化黃衣童。夢求廚下  
僕。螺放水。中光欲免舟人獲。我  
曾昔爲儒。典制雖未博。茹毛飲  
血時。上古無嘉穀。相沿直至今。  
流弊世相續。然而不忍心。宰割  
非所欲。燔牛只祀天。雞豚亦不  
數。古有恤生人。聊爲君一錄。湯



有解網恩。齊能舍鷲。鮓。大哉孔  
子心。不網不射宿。天子釋羔羊。  
不忍無窮戮。恩官禁澤梁。呼號  
動水族。微生能報人。人亦當憐  
育。蟻度狀元橋。鼠分宰相粟。救  
雀報投環。放鯉貢雙玉。蛇啣梁  
上珠。龜獻藏珍殼。舍鼈救傷膚。  
聚蠅出冤獄。戒殺故有功。殺生  
報亦確。屠牛形似牛。殺狗狗形



托此日具人形。轉眼生毛角。輪迴實可憐。早脩今面目。等句伏思

天道好生。

純陽慈憫。垂勸世人。戒殺放生。彼禽獸牲畜。甚至昆蟲鱗甲之微。尚知求生畏死。俗所謂螻蟻尚且貪生。爲人何不惜命。夫死有輕如鴻毛。重若泰山者。再文不

要錢。武不怕死。爲國捐軀。雖死猶生。豐碑懋績。萬代流芳。自古以來。不磨要論。若以該教匪之視正法爲作官。實螻蟻之不若矣。雖

天道好生。亦無從曲佑也。余因此復思該教匪如是之妖言惑衆。陷人罪至大辟凌遲。尚自以爲高陞官職。至死不悟。余料該犯名登





鬼簿。必自以爲姓列仙班。余獨  
詫異。若此怪誕悖謬不經之言。  
何能尚誘愚夫愚婦。約從嘉慶  
十年以後至今二十八年之久。  
該教匪已煽惑將及數萬人。尚  
恐不止。傾心皈命。信受無疑。余  
之俚句。雖粗淺不佳。誠敢自命  
勸人自愛。勿甘居下流。爲人所  
賤。有益無損。毫無干名犯義之  
處。何勞足下再四戾駁。多方問  
難。該教匪實喪心病狂。衣冠禽  
獸。歛錢聚衆。煽惑庸愚。前車旣  
覆。後車亦隨。泯不畏法。怙惡不  
悛。真所謂誘人誤盡終身。滅族  
巨禍。豈止有損。必欲置之凌遲  
大辟而後已。夫人之好生惡死。  
本具天性。况人爲萬物之靈。何  
至被此邪慝蠱毒若此。翹首叩



天穹。生民何罪也。足下何不向該教匪窮追盤詰。將該犯所授之經卷。逐一細詢耶。余之論不足以感勸世人。彼教匪之亂語胡言。倒足以引誘世人。此所謂冠履倒置也。且余所作粗論拙篇。雖不敢上同古今勸世之詩文比較。然若以此下等之下無等之悖謬荒怪不經之真空家鄉無生父母飄高老祖趙州狗子等等無情無理之句論之。余之作大可自命高高乎居其最上等之又上等也。且余論中有何悖理亂常之文。荒怪離奇之句。况余前已言明。奢望後世諸公。觀余是論。儻十能化一。百能化十。千能化百萬。萬能化千。此無非十分之一耳。再白樂天所作新製布



裘五古詩云。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裏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諸句。豈有如此之大裘乎。無非志之所在。意味深長也。雖奉

九重之恩命。亦礙難應。

詔遵行。足下以余之論。不足感勸後世之百餘人。彼教匪邪。經亂咒倒。可引誘今世之千萬人。有是

理乎。然勸人脩身。導之以正。古今同轍。夫大千世界。億兆蒼生。有忠。有佞。有正。有邪。有智。有愚。有賢。能有敗類。豈可概而論之。余所作之麤論拙篇。後世諸公觀之。有是。有非。有好。有惡。有褒。有貶。有欣慰。有悲憫。又豈可概而論之。總之一語。惟求吾心所安。惟願





上智首肯。此所謂君子一諾價值千金。亦不枉余一腔熱血。九轉枯腸。將來皮囊腐後。此論流傳世上。雖死猶生。無遺恨也。今情義俱備。言盡於斯。敢求足下金諾。然耶。否耶。客又曰。爾論之可否。姑置未定。然爾詩中所賦。更有邪淫不忍聞。清夜捫心。當自愧諸句。此何意也。余曰。足下果不知乎。或有心故問耶。書曰。玩人喪德。又曰。比頑童實爲亂風。註云。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夫詩載牆有茨三章。其首章云。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藋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次章云。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藋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三章云。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藋





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今姑言其概。亦不必撰文套語。大都好男風者。居此梨園多半。只此一言而盡。尚待余饒舌耶。余竊料今之貴家公子。觀諸感應篇。丹桂籍。配命錄。敬信錄。等等勸善戒淫諸書。能不搖頭吐舌。通身汗下者。有幾人哉。况亦未必觀也。今足下誠能自許。衾影無愧乎。且孰無子弟。能保身前。恐難保身後耳。再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悅心集所載無名氏仿邵康節先生醒世詩曰。各自回頭看後頭之句。善哉斯言。意味深長也。今之時。不犯此戒者。幾希。况雞姦幼童。律應斬。此實傷天害理。喪德敗度之惡習。且彼此俱損。人我何益。只



圖片刻之歡娛。誤盡平生之品行。孰輕孰重。孰暫孰長。敢請足下細酌。夫萬惡淫爲首。余竊恐無間地獄。有待斯人也。且余卽深受此累。真不自之苦心。人皆笑余戲謂余曰。糟鼻不好飲。枉自擔虛名。余情甘擔此虛名。不受實禍。中心無愧也。此所謂只求吾心所安。無愧心。卽無愧神。

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更不必管對諸大衆也。客曰。爾曾言因此受謗招愆。并禍及他人。等等諸論。豈非實禍乎。爾今復言不受實禍。豈非自相矛盾耶。余曰。不然。此另有一番議論也。余前所言受謗招愆者。諺所謂慈悲生禍害也。卽余所言負薪滅火。救人從井之論。并言禍及他人。拖



累無辜者。揆諸余心本意。真敢自許誠意救人。實非有意陷人也。欲保全人之品行。非敗壞人之聲名。此中所差者。未臻全美。籌畫欠通。亦太急烈耳。然觀彼梨園弟子。如困勁旅之中。愚意速解重圍之厄。不得不急。奮不自顧。背若負芒。尚何暇三思耶。余雖受謫招愆。禍則禍矣。然同

一禍字。大有區別也。况聽天由命四字。自古名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機不密則禍生矣。畫虎不成。皆定數也。亦計拙也。且上蒼早有安排。豈人力可能強也。可能預料。可能窺測。萬一也。白樂天放言之句云。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余所遭





遇是非。後世自有公論。究諸中心。實無愧也。亦無憾也。更無悔也。足下以爲何如。客怒曰。適爾問吾衾影無愧。斯言太重。此意何居。再四思維。實不甘心。吾今問爾。真敢自許。衾影無愧乎。余應之曰。敢。足下果敢自信乎。客勉強而對曰。亦敢也。且爾甫言無愧。無憾。無悔。此亦爾曾言之。追悔無及。因何轉瞬。卽改口。言更無悔也。何前後之不相顧也。如此。余曰。適言追悔無及者。追悔禍及他人。拖累無辜也。實非謂一己而追悔也。客又曰。天道福善禍淫。爾所自敘。已往之事。一切遭遇。以吾觀之。皆逆境。非順境也。且爾自言。三折肱矣。豈非萌心未善。自罹殃咎耶。吾恐



福善者未必如是也。况達者知機早避殃。此亦古人之妙句也。爾明知其非。自比作負薪滅火。從井救人。豈非飛蛾就燭。自取禍事。自甘作孽耶。余曰。誠如足下高論。責余切當。余何敢強辯。且余因此受謗招愆。豈非因淫而致禍也。雖百喙難辭。一任巧舌如簧。莫能辯也。然竊念余自

獲譴後。歲月未週。卽邀

恩赦。若果余存心淫亂。利己害人。今非但不能復蒙

恩赦。且恐身命亦難保耳。迴憶丁亥獲咎之後。至戊子將及一載。實夢寐不敢妄憶。何得徼倖。復叨天赦。豈非冥冥之中。暗邀

神明默佑也。切思丙戌嘉平之誤。丁亥小陽之愆。非不知輕舉妄動。



自踈檢點。實預將禍福置諸腦後。早料吉凶未定也。知機而不能避殃也。誠然至愚。大非上智也。且凡事自有定數。死生榮辱。莫能逃也。再曲禮有云。臨難無苟免。大丈夫作事。雷厲風行。救拔無能。乃

天意也。禍則禍矣。何孽之有。余平生心性。真敢自信。重義輕財。從未患得患失。瞻前顧後。只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余之所以患病最久。釀禍最深之來源也。况余至親。卽係同病迥異。未滿三旬而歿。與言及此。哽噎吞聲。豈忍言哉。昔有同胞兄弟。共好梨園。各有所謂。弟樂兄苦。樂已夭折。苦今尚在。此卽明効大驗。是非立辨也。余雖不敢妄希福善。亦



可庶免不致禍淫也。敢請足下明以教我。且余言不足信。今案頭所置敬信錄第三卷內所載。趙石麟先生戒淫十八律中。第五題曰情外。試與足下吟之。其詩曰。姻緣雖巧豈宜男。漁獵紛紛作美談。淫創乾坤所未有。怒搜神鬼實難堪。赧顏對面誰無耻。穢行汚身竟自甘。禽獸不如

君愧否。雙雄相逐恣嬌憨。客聞詩未竟。卽怵惕動容。忸怩不安。起身欲去。余亟援手而止之曰。足下真可謂大丈夫奇男子。誠然衾影無愧也。余之拙句亦駭矣。實所謂迂言逆耳也。足下旣厭聞之。余亦不敢頻頻絮論。自取憎惡。自招罪戾耳。敢再請足下。尚有何駁。并懇乞足下再爲





教誨再爲責善。再爲下問。余謹  
候奉命。敢不惟命是聽。客間是  
語。俯首沉思。其顙有泚。耳紅面  
赤。良久不語。潛然淚下。忽應之  
曰。吾過矣。吾過矣。爾之言然。余  
方敢援筆書諸簡端。是爲之序。  
并繫以銘口。霧臺小補。迂論俗  
謔。一字一淚。痛指酸眸。梨園孽  
海。誰救幽囚。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邪謀。後世公論  
付與東流。嗚呼哀哉。憐爾無數  
俳優。

皆

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元默。執徐  
仲夏月。望白山自序。





目錄

梨園麤論

附錄七截八首

戲題梨園腳色

戲題梨園所奉諸名號

三郎金花俳神等讚

念四言對一副

七字扁額一面

是書成名霧臺小補復自



題四截句

嘉臺小補一書明余志向  
耳今既開彫刊竣續成  
二律綴諸簡末實未計  
句之工拙也希惟

仁人君子博學高明賞玩  
茲編尚其諒之非獨僕  
一已幸甚實億兆蒼生  
幸甚幸甚

續題七截五首 并引

梨園說

心上篇 仿香山居士池上篇  
上下平韻合用不拘





梨園麤論

白山悟夢子撰  
并書於問心處

余平生最惡莫甚梨園。此諸孽  
海萬丈深淵。從古至今。為患久  
矣。陷人子弟。誤人功名。邪人心  
術。敗人家風。引人為非。誘人不  
法。悖理亂常。莫此為甚。君如不  
信。試畧言之。實名教內之應除  
法司中之當禁。惡同聚賭。賤甚  
樂工。若夫



熙朝

盛世。鼓吹昇平。歌頌

聖德。調宮弄徵。卽中和韶樂之類。布

在

典策。繪入

皇圖。誠

大廷儀制。禮樂并行。豈可稍闕。况

我

朝世德慶隆。喜起諸樂。超邁千古。



萬世嘉祥。更有平定廓爾喀以

及緬甸回部各國藩樂。不可勝

數。真萬國衣冠圖王盛會也。至

士大夫之家庭。嘉賓宴會。作壽

稱觥。畧爲點綴。亦不過檀板輕

敲。淺斟低唱足。可賞心娛目。况

五音令人耳亂。五色令人目昏。

誠千古不磨至論。世俗之樂。鄭

衛之音。齊宣王耻之。不敢對諸

孟子則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只好世俗之樂耳。今之梨園實世俗之樂。不如鄭衛之音相似。真極淫亂之技也。此非獨余固執妄論。敢請觀諸樂記。所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又曰。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



安。慢易以犯節。流洄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形。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又



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註云。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今之打把子者是也。姦聲以濫。卽前章所謂滌濫之音。謂姦邪之聲。侵濫不正也。今之亂彈腔者是也。溺而不止。卽前章所謂狄成之音。謂其聲沉淫之久也。今之連八連十六等等軸子是也。至樂記註云。及俳優雜戲。更了然矣。註云。侏儻短小之人。如獼猴之狀。今之跟頭蟲。打筋斗人是也。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今之梨園所謂當場不讓父者是也。作樂雖終。無可言者。况可與之言古道乎。今之諸



淫亂之戲。無情無理。實戲畢無可論者。再不可以道古。今之梨園。只曉古詞野史內。如敬德秦瓊孟良焦贊者。卽可算道古矣。又安能知其的確古道耶。且子夏對於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故不可用也。以上

所載皆古之論新樂如此。今之串戲優倡。實踵此患有增無減。更有甚焉。况層層比較。若合符節。無怪乎人所賤之也。竊念余自幼懶學。讀書善忘。亦不敢論古談文。此余直解樂記。幸高明勿責。今夫梨園。姑以粗淺謬語。畧試陳之。若論戲場陋習。指不勝屈。其爲最者。稱帝稱王。實屬





僭越。曰仙曰佛。莫此招愆。更有  
幻鬼充神。造下許多罪戾。偽奸  
仿佞。空招無數聲。瞋親父子百  
般辱罵。且有鄙俚不通之語。曰  
當場不讓父。假父子萬種慇懃。  
最壞人之心術。最引人之邪淫。  
更有甚焉。不忍施諸筆墨。實喪  
德敗度。汚俗可恨。可耻惡習。一  
二不肖。自知何待。余言傀儡小

技。誤盡青年。一場兒戲。風化攸  
關。扮女扮男。作盡百般醜態。假  
文假武。造出無限訛傳。若遇智  
者。必歎癡人說夢。儻逢上士。定  
憐心病生瘋。擴而深思。夫盜弄  
潢池。未有不以此爲可法。天王  
元帥。大都伏蠢動之機。更有平  
天冠。赭黃袍。教匪窺竊流涎。又  
是瓦岡寨。四盟山。盜賊爭誇得



志專心留意。無非掃北。熟讀牢  
記。盡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  
平妖傳。時時讚羨。三國志。上慢  
忠義。水滸傳。下誘強梁。實起禍之端。  
倪招邪之領袖。其害曷勝言哉。  
此觀劇之患也。余悲憫梨園。視  
爲囹圄。苦憐優伶。真是囚人。念  
彼點鼓排場。搬演真如傳柳排  
衙嚴鞫。串熟曲白作法。恰同串

就供詞押記。更有走場人。堪比  
三班皂隸。衆隨手。無非禁子牢  
頭。歎彼衣靠盔雜。苦甚披枷帶  
鎖。恨他刀槍劍戟。毒逾刑杖。柙  
牀。勒網。可比上腦箍。紮靠。堪比  
披麻法。套頭與囊首相同。勾臉  
同刺面何異。三冬時。比寒冰地  
獄。中伏候。賽炮烙鎔銅。各種切  
末作彩。盡是跪鍊。拶夾。諸般跳





躍相持。堪嘆癡狂拚命。每逢佳  
辰令節。幾萬遍作無罪叛。綁  
赴市曹。雖傳奇實屬不祥。常遇  
賀喜上壽。數千遭救。剛強猛勇  
歿於戰陣。卽演義亦覺非分。忽  
假冒道德之神仙。鶴氅蓮冠。又  
充虛富貴之公卿。蟒袍玉帶。界  
牌關羅通殉難。裸體蹶趨。潯陽  
江張順翻波。赤身跳躍。對父對

刀。極凶極惡。蟠腸亂箭。最很最  
殘。再朝天鐙。鍍板橋。擘腿接胷。  
千般蹂躪。又堆羅漢。跳百索。挺  
胷灣背。萬種磨礮。舞花獅。伏地  
偃僂。喘聲太驟。爬布城。登梯驍  
勇。汗沫直流。四肢筋絡。酸疼徹  
夜。呻吟飲泣。展轉實難。一身骨  
節。跌傷半世。熬煎困苦。零丁誰  
救。折肱搓掌。刻毒莫訴。青紫腫





綻苦楚休言。堪憫堪憐。可惜可  
歎。幼年何罪。受此非刑。髻鬣無  
辜。遭茲慘禍。嫩筋嫩骨。儻有所  
傷。一生殘廢。改業無能。孰能養  
贍。若箇慈悲。彼如是苦。我如是  
樂。苦實在真苦。樂未必真樂。欣  
然觀劇於汝安乎。且百工之藝。  
此藝最艱。百工之藝。此藝最賤。  
一般受暑冲寒。非打卽罵。干般

凌辱。萬種苦辛。認饑認渴。盡心  
力而爲之。溫故知新。無非些古  
詞野史。生知學知。困知亦不過  
徽調秦腔。跌撲努傷。終身殘廢。  
臆癆嘔血。半事無成。所謂何來。  
真堪痛哭。且夫虞書所載。扑作  
教刑。教之以正也。學記詳言。夏  
楚二物。收其威也。亦係耳提面  
命。繩愆糾謬之意。今之梨園串





戲一般如此。慘酷更甚。豈非大相反背。虐中之虐。驅人下流。教之以邪。甘爲匪類。能無仰天長嘆。含酸腸斷也。夫幼而學壯而行。大丈夫志在四方。氣凌霄漢。名鑄鐘鼎。形畫凌烟。今之演劇一般如此。然亦是幼而苦壯而累。年老氣衰。內外俱傷。百病攢身。其難自知。凡爲優伶者。觀余是論。豈不傷心淚下耶。再志在四方。不過臺前臺後。上下場門。頌聲在道。無非叫好喧闐。滿棚滿座。戲臺難與雲臺并。梨園豈可杏園同。功成名就之時。盼到紙鳶畫影。亦可算凌雲之志。熬成泥花塑像之候。聊充刻鐘鼎之名。更有茅房高檣插屏。勝彼德政豐碑。廟場抄賣角本。強他

錦繡文章。此歎演劇之苦。并譏  
謂其中勤習之愚。所謂與惡者  
同居。如入鮑魚之肆。不覺其臭  
也。余自幼心性。獨惡此技。視若  
仇敵。又深憫焉。余有十可惜書。  
於迂論之後。希惟高明之士教  
之。有用子弟。甘學卑鄙之藝。一  
可惜也。有用才華。徒填怪誕之  
文。二可惜也。有用心神。施諸無

用之事。三可惜也。有用筋力。任  
諸無用之勞。四可惜也。有用聰  
明。盡諸無用之地。五可惜也。有  
用綾羅。製諸無用之衣。六可惜  
也。有用銅鏡。鑄諸無用之器。七  
可惜也。有用木石。甄瓦。造諸無  
用之臺。八可惜也。有用顏料。零  
星雜物。費諸無用之嬉笑。怒罵  
謔浪。不經之技。九可惜也。有用





財帛散諸無用之營生。十可惜也。是誰之過歟。唐明皇真千古作俑者也。雖

至聖鑒臨。必從吾言矣。

附錄七截八首

欲話梨園萬種愁。少年何苦不回頭。千磨百折身爲賤。祖父兒孫類馬牛。

髻齡子弟數千千。埋沒梨園太可憐。酷暑嚴寒都受盡。萬般辛苦幾文錢。

徽班卑鄙歎成羣。更有邪淫不忍聞。清夜捫心當自愧。迂言逆耳勸諸君。

徵歌選舞樂昇平。旣樂昇平放鄭聲。淫亂姦邪真惡態。壽筵開處尚稱觥。

古詞野史甚荒唐。謬論訛傳滿



戲場怪異離奇真說夢。瀟毫磨  
墨費思量。

崑弋吹腔并二簧。五音六律盡  
乖張。梨園實是無良地。作俑宣  
淫詈老郎。

鑼鼓喧闐鬧不休。李逵張順鬥

漁舟。諸公莫認如兒戲。盜賊揚

眉暗點頭。

按水滸傳。潯陽江琵琶亭。宋江初遇李逵。張順故事。下文即題反詩。套假書。劫法場。火燒無為軍等劇。

聰明有用施無用。錦緞綾羅製

彩衣。滿腹牢騷雙眼淚。條陳

丹陛庶幾希。

戲題梨園脚色

生旦淨末丑。跟頭老虎狗。轟轟

烈烈美名標。喧喧嚷嚷高臺吼。

這樣雄威豈可當。團場散了分

錢走。堪憐堪嘆亦謀生。何不長

街去賣酒。

此言賣酒之微末生涯。亦男兒謀生糊口。





之計。是以旗人無餉。作小營生者。居多。獨不許身充優伶。即干法紀。律應銷除。旗檔為民。由是觀之。此技之尊卑品行。已可概見矣。能無浩嘆。

戲題梨園所奉諸名號

冲天風火院。一箇老郎魔。田竇二元帥。清音鼓板哥。公公三百數。婆婆八百多。這樣尊封號。焉能不磋磨。按伊犁園名號直書。難調平仄。

三郎金花俳神等讚

三郎三郎太琅璫。三郎三郎太顛狂。邪僻姦淫汝作俑。陷盡後世好兒郎。三郎三郎罪孽難償。

按一統志。保安府上亭驛。在梓潼縣。唐明皇幸蜀至此。聞鈴聲。左右云。似言三郎。琅璫。故名。琅璫驛。

金花娘娘。俳神端公。聚妖作祟。不端不公。如此顯應。信受奉行。

以上清音童子。鼓板郎君。二百公。八百。婆。諸名號。均按刊板。玉匣記。末頁所載。並非杜撰。



念四言對一副

上聯

梨園孽海惡風波。從古至今。不知埋沒了。多多少少。聰明子弟。

下聯

戲場苦境很心腸。自幼到老。豈止枉費盡。千千萬萬。智慧精神。七字扁額一面

誤盡青年到白頭。

是書成名靈臺小補復自

題四截句

平生烈性火添油。忿向梨園作對頭。毒害青春堪痛恨。苦憐聰慧盡俳優。

靈臺小補喜編成。淺陋庸言自品評。莫笑胸中無好句。亂彈腔調豈堪聽。

由來序短本文長。我撰茲篇另





有方。不使層層多問難。何能訴  
透九迴腸。

一萬八千九百餘

是編內所有  
引載經書并

古人詩文以及鈔入  
供詞俱未核算字數寫憂全賴

管城攄更兼勲重典儀元章技

蘇東坡詩云元  
章作書日千紙無限雲烟傾刻

書余撰梨園蠡論并前後題詞  
以及書臺小補序約計字一

萬八千九百有餘皆親弄筆然  
片紙隻字西抹東塗余只起草

無暇騰真至校對清釐盡委之  
善書者王勲重工楷鈔錄一分

統計九十四頁之多未逾一月  
迅速而就赤賴伊揮毫之助也

書臺小補一書明余志向

耳今既開彫刊竣續成

二律綴諸簡末實未計

句之工拙也希惟

仁人君子博學高明賞玩

茲編尚其諒之非獨僕

一已幸甚實億兆蒼生

幸甚幸甚



露臺小補已付。一作彫刊獨兀。

坐幽齋靜裏觀。緬憶當年增隱

痛。追思往事倍含酸。蘭缸明滅

神初倦。蓮漏了東夜。欲闌愁緒

萬端書不盡。賦一作非。幾迴掩卷

再三歎。一作紫懷撫。

莫因小技不關心。無限青年受

害深。鏡面拈花徒悵望。水中撈

月杳難尋。半生迂性仲麤論。一

點癡情付壽。作苦吟。風雨淒淒

蟲切切。悲夫何處覓知音。一作茫茫。

大地幾知音。

崑

道光壬辰乞巧日校刊印施







余撰鬻臺小補甫就偶憶  
昔年曾聞已棄梨園有一  
過來人向余嘗言當伊髫  
鬣時實未曉此業之卑賤  
只逞一時心性好勝癡頑  
亦不覺如此之難至學諸  
技藝雖間受凌逼毫不介  
意誠易事耳此後知識漸  
開方曉此業卑賤被人藐

視侮慢。又兼嘔血。傷巨擘。挫腰膀。并瘖瘂。諸纍辛苦。備嘗。是時欲罷不能。進退兩難。空自追悔。無方解釋矣。因感是語。滴淚濡毫。悲成拙句三首。并識數語於後。

談何容易那優俳。聰慧天生不介懷。手眼口心都熟練。人人如

此豈能柴。

嘗聞梨園內。愚魯鈍學者。謂之柴頭。是以

詩中末句。隱藏諷刺之意。休怪。

爭強好勝又癡頑。

孤雁出羣。

為患遺

殃。誤少年。到老方知空自嘆。勞傷大半有誰憐。

臨崖勒馬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遲。萬苦千辛悲往事。細思今日悔當時。

竊聞入幽蘭之室。久而不







覺其馨。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近朱赤而近墨黑。此均不磨之論。誠必然之理也。傷哉。慟哉。彼青年子弟。可正可邪。况人之初。生其性本善。全賴父兄之引領耳。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

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虎猛獸也。尙愛其子。而不忍食。何況人乎。陷親生於敗類。義方之訓。安在。清夜捫心。自問。能無愧乎。賢哉孟母。三遷慈愛。擇鄰至深切矣。凡爲人父者。教子成名。光前裕後。可不慎歟。又題。

教子成名有義方。梨園深陷實  
堪傷。千辛萬苦身爲賤。欲話先  
垂淚兩行。

最難最累最辛勤。卑賤低微不  
可云。何忍當場肆言笑。彼猶人  
也。豈無聞。

夫觀劇者。貴賤難分。皆得列坐。良可浩嘆。

### 梨園說

優伶光榮。燈頭之焰。恍兮惚兮。  
如虹如電。蜃結樓臺。不可登眺。

老健春寒。流螢熠燿。唐伯虎醒  
世詞云。拜將封侯。是英雄釣鈎。  
又云。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此  
乃建功立業。至人尙不肯爲。何  
况彼梨園弟子。充神作鬼。扮女  
妝男。僞忠僞孝。假文假武。纔稱  
五殿閻羅。又對鋼叉跳躍。早喚  
仙翁。晚呼奸相。升天入地。造孽  
彌深。更可令人耻笑者。真父子





百般辱罵。假父子萬種慇懃。夫  
婦毫無半點恩情。昆弟更難一  
些友愛。萬歲山呼。不過幾聲長  
嘆。分茅列土。無非畫餅充饑。真  
仇恨良朋。莫逆假仇恨。敵國相  
持。更有帶鎖披枷。拶指夾足。常  
聽真罵。幸喫假打。又入血湖。上  
刀山。割舌。剖腹。確搗。磨研。鋸解。  
油鍋。鎔銅。罽斨。押赴市曹。手杻

脚鐐。蓬頭垢面。囚服插招。搶地  
呼天。傷心慘目。雖云幻也。究屬  
不祥。大非吉兆。此實無辜受罪。  
替亂臣賊子遭刑。不要說大半  
子虛。齊東之語。都從古詞小說  
得來。以訛傳訛。愈出愈奇。卽或  
偶仿綱目正史。實有其事。當其  
人或報國捐軀。或蠹國伏誅。亦  
不能至再至三。最可笑。今朝曹



操明日朱温侵晨薛剛傍午  
倚左闖帳右闖莊幾身透汗  
五臺晚三氣滿口生烟重重  
復勞刀碩碎非蟠腸大戰罨  
中藏彩卽突圍亂箭面帶胭脂  
三番五次死而復生生而復死  
永無完結經年累月何時是了  
深堪憐憫大可傷悲將有用之  
精神氣力施諸無用之幻境傀儡



諺云十年得中狀元十年難成  
子弟卽此勞逸分明貴賤立辨  
然狀元子弟孰辱孰榮請自三  
思勿遺後悔芻蕘無忌奉勸  
上智高明儻蒙

採納斯須幸甚多矣

心上篇

仿香山居士池上篇  
上下平韻合用不拘

梨園遺害只此兩端第一好勝  
其次癡頑確乎其確然乎其然



由來久矣。誤盡青年。羣居終日。狀類瘋癩。不覺其勞。嬉笑喧闐。不覺其賤。奮勉爭先。雲臺小補。已付彫刊。愚者藐視。智者含酸。臨崖勒馬。待渡修船。時光易過。苦海無邊。老之將至。有誰見憐。內外俱傷。百病身攢。嘔血癆瘵。跌折摧殘。及早回頭。且莫俄延。直言逆耳。良藥難餐。昨非今是。尚可圖安。一誤再誤。孽重糾纏。淚隨筆落。悲慟長嘆。所言非謬。大有因緣。憶昔曾見。一子纖妍。丰姿冉冉。秀麗翩翩。自幼不幸。流落梨園。天資純粹。聰慧非凡。孝悌兩盡。聞見罕焉。雞羣鶴立。蔓草生蘭。學諸技藝。毫不爲難。過目不忘。傾刻都完。尙有餘暇。并無疲煩。偷閒耍硯。很鬥揮拳。





一朝之忿。怒髮衝冠。十傷八九。  
 惹怨招嫌。剛強性暴。烈燄油添。  
 皆由髻鬣。未誦書篇。近硃者赤。  
 至論難刪。自古大聖。孟母三遷。  
 况乎後世。尚復何談。翻然猛省。  
 利害相連。良禽擇木。打破迷關。  
 老牛力盡。殷鑒深諳。知機自警。  
 對景情牽。前車既覆。後車驚眩。  
 半師半友。尚受迍遭。嚴冬裸體。  
 炎夏穿棉。梨園魔障。何可詳言。  
 解衣愁看。徧身汗斑。脖項兩膀。  
 背後胸前。沉埋數載。迴想熬煎。  
 越思越痛。積恨如山。又兼瘡癩。  
 是以心寒。易如反掌。頓悟求閒。  
 全身遠害。追悔多貪。飄然獨往。  
 歷盡危顛。泰來否極。苦盡方甜。  
 昔陷污泥。今上青天。書齋清淨。  
 鎮日安恬。有時緩步。有時酣眠。



或拈斑管或展芸編丹青四壁  
僮僕纔三優哉游哉消除萬慮  
心寬

道光甲午季春月朔樂齋

金連凱題於烏歌花笑

之樓



所圖書

馬

馬